清华求学之“书剑恩仇录”

○蒋爱花（2004级博，人文社科）



蒋爱花在《百家讲坛》

人一旦过了40岁，总喜欢在秋日的午后，默默翻看老照片。因为那一张张的照片，会带着时光的重量，把你拉回到某个蝉鸣不止的夏天，抑或是大雪纷飞的冬夜。

前几日收拾旧物，一张泛黄的清华录取通知书掉了出来。照片上的我，梳着古板的短发，眼神里带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清澈，这正是2004年刚踏入清华园时的我。多年前的时光，再回首，往事并不如烟。

从“小白”到“学霸”

若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我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博的日子，那大概是“甜蜜的折磨”。我依然记得当年入学考试的题目，英语听力第一题是“McDonald’s Ten Secrets to Success（麦当劳成功的十条经验）”，只播一遍，听完需要立即写在答题纸上。第一条经验是“Authenticate and listen to customer complaints（认真倾听顾客的抱怨）”。当然，听力只是“开胃菜”，接下来的专业外语考试才见“真功夫”。第一部分是“英译汉”，内容出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《历史研究》；第二部分是“汉译英”，出自周一良先生《魏晋南北朝史论集》，据说很多同学难以准确翻译“魏晋南北朝”。

历史系复建以来，办公楼设在文北楼。入学之后，每次见行色匆匆的老师，总觉得他们像魏晋名士，风度翩翩却又“绵里藏针”。印象最深的是李伯重老师，他有良好的家学背景，说话总是不温不愠。有一次课后，他约我们上课的同学在紫荆食堂的三层聚餐，聊天过程中，我们听他深情地回忆起他在云南度过的知青岁月。为我们开设“出土文献”课的李学勤先生，虽已古稀之年，但中气十足、声若洪钟，在李先生的带领下，我们初步了解了清华简。讲授“礼学”的彭林老师，每次上课必定正襟危坐，喜欢评论时下各种不符合古礼的做法；甚至走在校园里，同学们最“担心”遇到他，每次迎面相遇意味着长达半小时以上的“训话”。讲授“中国思想史导读”课的葛兆光老师不苟言笑，在社会上有很多粉丝，当时也是他撰写的三卷本《中国思想史》风靡学界的时候；上课时，葛老师让我们分读《朱熹的思维世界》《朱熹的历史世界》，不怒自威。

清华最迷人的地方不是“坐而论道”，而是“纸上论剑”。那种极其严密的实证精神，让我这个自诩的“学霸”瞬

间被打回了“小白”的原形。每次上课都让人如履薄冰，每次汇报都力求严谨。正如鲁迅所言，唯恐露出“皮袍下面藏着的‘小’来”。

第一学年结束，我们进行了奖学金评比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我的成绩竟然排名年级第一。作为奖励，学校安排我们文、史、哲、宗四个专业的第一名同学，应台湾法鼓山教育基金会之邀赴台交流。

导师的“毒舌”与温柔

清华的校风，讲究“行胜于言”。我的导师张国刚老师平日里话不多，只要一开口，必有回响。

有一次，我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，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关于唐人寿命问题的三万字长文。自认为文采斐然，引经据典，从《唐律疏议》到敦煌变文，旁征博引，简直是“天衣无缝”。我得意洋洋地把论文打印出来，放到导师的办公桌上。三天后，导师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先是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慢慢地戴上眼镜，翻开我的论文。我看到论文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笔标注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他随便翻到一页说：“你说‘根据史料记载’，却没有注明是哪一卷哪一页。这就像你去报案，说‘有人偷了东西’，却不告诉捕头丢了什么东西，让捕头怎么断案？”那一场谈话，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。从遣词造句到史料考据，从逻辑推演到学术规范，张老师不厌其烦地跟我解释，我也听得冷汗直流。张老师的每一句话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，他轻轻地说了一句让我铭记终生的话：“做学问，要‘敬’字当头。对文字不敬，文字便不会对你有义。”

还有一次，我因为查资料错过了食堂的饭点，刚从文北楼出来，张老师提着一个布袋走出来，看到我这副惨状，疑惑地问：“没吃饭？”我尴尬地点点头。他从布袋里掏出几块比拇指粗不了太多的蒸红薯，塞到我手里，说：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文献是不会跑掉的，但身体会抗议，年轻人要及时吃饭。”我握着那几块红薯，站在空旷的楼前，看到了导师温柔的一面。

图书馆里的“大神”

如果说清华园有灵魂，那一定是老图书馆。

我们的读书时间大部分是在老馆那宽大的木桌上度过的。这些桌椅年头已久，桌面被磨得锃亮，椅子坐上去偶尔还会“嘎吱”作响。台灯是墨绿色的，很有民国味道。清华老馆似乎有一种非常奇特的魔力，被同学们称为“场”。在宿舍看书，你可能看两页就会摸手机、吃零食；但只要在老馆坐下，周围都是埋头苦读的同学，你连大声喘气都觉得是一种罪过。如果了解了清华自建校以来的历史，杰出校友、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会立马附身。同学们之间流行着这样一句



蒋爱花（左 4）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师生留影。左 2 为导师张国刚老师

话——“不努力读书，对不起纳税人”，这句话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们的良心。

有一次，我在图书馆查资料，隔壁坐着一位瘦瘦的、戴着眼镜的男生，面前摊着一部影印本的《全唐文》，旁边还放着日文、英文的对照资料。只见他翻到某一页，居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放大镜！他把书挪到一边，从书包里取出几张出土墓志的拓片反复地看。我当时整个人都惊呆了，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唐代墓志的研究，可我自始至终没有接触过拓片，所使用的资料多是整理好的录文。“比你优秀的人，比你还努力”不是一句鸡汤，是每天发生在眼前的日常。这种感觉不是自卑，而是一种踏实的清醒，就像站在一座巨大的宝库门前，虽然还不知道钥匙在哪里，但摸到那厚重的大门，足以让我在焦虑中奋进，在自嘲中治愈。

那时候的我年轻气盛，也想模仿“大神”的路子。为了赶一篇关于唐代家庭结构的论文，我试图在一周内阅读50本相关的社会学理论著作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消化不良，脑子变成了一团糨糊，写出来的东西驴唇不对马嘴。从那以后，我不再追求速度，而是恢复了最笨的办法——抄文献、写读书笔记。在最苦闷的时候，我会去逛一逛荒岛，上面虽然杂草丛生，但胜在静谧。站在那里，看着夕阳一点点沉下去，余晖洒在荷塘上，这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美景，更像一种穿越时空的对话。

吹着朱自清先生曾经吹过的风，想象着他在这里散步时，心中所想一定是家国天下。而如今的“荷塘月色”非常静谧，自己那点关于论文的烦恼，也显得微不足道了。

在清华读博，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同学下一秒会变成什么“物种”。有精通梵文、西夏文的“语言怪物”，有能用计算机编程分析古汉语音韵的“技术宅”……有一段时间，我研究唐代墓志“走火入魔”，被那些千篇一律的“祖德流光”感染，竟然给自己的导师写了一篇“墓志铭”：“公之先，出自帝裔，其先少昊第五子，封于皖地，以为氏焉……”张老师看后，丝毫不嫌弃，甚至还鼓励我说，古人“套路化写作”虽然乏味，却是研究家族史最好的史料。

20年前的奖学金，还不像现在这样丰富。同学们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：谁得了奖学金或有论文发表，谁得请客。地点倒也不讲究，照澜院附近的小餐厅即可，几瓶啤酒，几碟小菜，大家围坐一起谈天说地。那时候的快乐很纯粹：为了一个标点符号争论得面红耳赤，为了不切实际的理想促膝长谈，如今都成了记忆里最珍贵的画面。清华园给予我的，不仅是一纸文凭，更是这一群肝胆相照的“战友”。我们在最艰苦的学术攀登期，互相做彼此的拐杖。

此间年少，一生风景

时光如流，一转眼便是万里云月。

从清华园毕业后，我成为一名中央民族大学的老师，后来评上了教授，也站上了《百家讲坛》的讲台。每当灯光打在我的脸上，镜头对准我的那一刻，我常常会走神，瞬间回忆起我在清华图书馆写论文时的岁月，想起导师递给我细如手指的蒸红薯，想起近春园路口偶遇杨振宁、翁帆夫妇执手走过的温馨画面。

有人说，母校是你走了千里万里，一回头仍能接住你所有少年意气的地方。确

实，这里不仅孕育了我的学术生命，也给予了我安身立命的根基。清华教会我，历史不是故纸堆里的过往，而是不同人群真实存在过的生命史。四年的求学岁月，让我明白真正的“典雅”不是辞藻的华丽，而是逻辑的严密与态度的严谨；真正的才华不是瞬间的热爱，而是看清了学术之路的艰辛之后，依然能以最饱满的热情去拥抱枯燥的细节。

清华园里数年，这里的风，这里的月，这里的书香，早已融入我的骨血，成为我最愿意回忆起的“高光时刻”。如今，我站在大学的课堂上，面对一双双求知的眼睛，感觉坐在台下的同学犹如当年的自己，带着迷茫，带着憧憬，带着一点小小的骄傲，而我要做的，只是换个场域，把学术这盏灯火传下去，把热爱和执着刻入生命里，一如当年我在清华园……

我在城市更新一线的这几年

○谢庄子（2012级土木）

初入职场：努力不一定有回响

2019年，我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硕士毕业，加入中建国际投资集团华北公司。公司领导带我出去见客户时，总会这样介绍：“看我们小伙子，清华的，特优秀。”每次听到，我心里既感激又清醒，清华是一份厚重的信任，更是一份无声的鞭策。我不想让自己的高光时刻只停留在考上清华那天，我希望能做出点过硬的业绩，就是讲出去不用解释，别人一听就会觉得“确实厉害”的那种实事，让它成为比我学历更亮眼的标签。

这个念头一直压在心底。我入职那年，所在区域公司的业务刚刚起步，在市场上没有声量、没有资源，只能从公开的信息中寻找机会。我照着市里发布的招商清单，两天打了200多个电话，最后只加上了4个微信，自我介绍过后全没下文。

第一次印象深刻的受挫，是参与天津地铁项目的投标。我在技术组负责编写运营方案中“沿线产业和客群资源”章节。那年冬天格外冷，气温零下7摄氏度，我沿着拟建的站点逐个踏勘周边情况，从天亮走到天黑，徒步走了27公里。太阳落山后寒风刺骨，我正好走到郊区的终点站，四周一片荒地，又冷又暗，找不到一家能避风取暖的小店。最后我躲进一个公共厕所，抱着暖气片烤一烤冻僵的手，再哆哆嗦嗦地在地图上标记出最后几站周边的重要地点。

可付出这么多努力，结果却未能如愿。团队日夜奋战许久的成果被战略性放弃，甚至都没有到市场上放手一搏的机



谢庄子（站立并手指图纸者）为村民讲解户型和指导选房